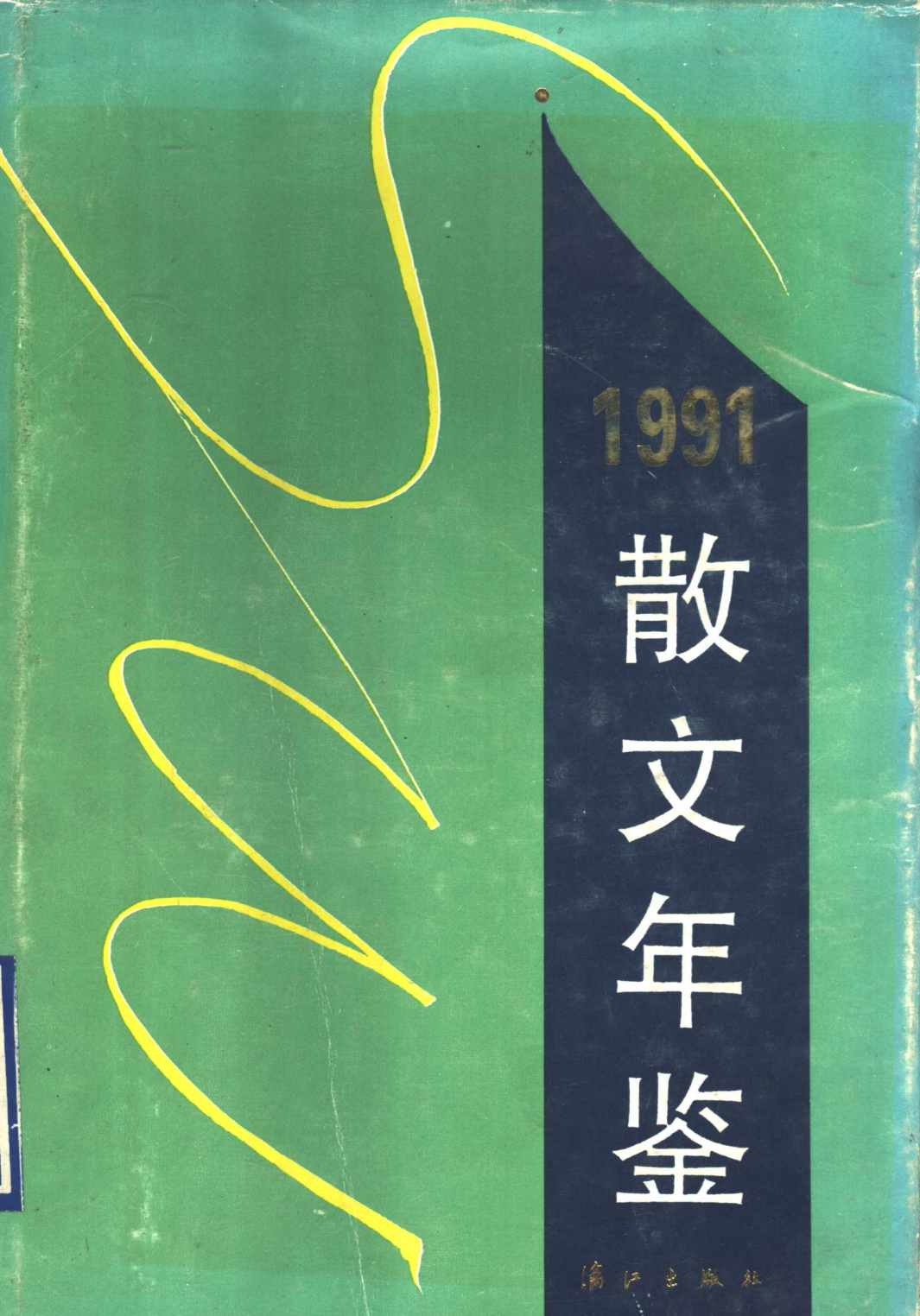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extured green. Three thick, bright yellow lines are drawn across it in a fluid, calligraphic style. One line starts from the top left, loops around, and ends near the top right. Another line starts from the middle left, loops, and ends near the bottom right. A third line starts from the bottom left, loops, and ends near the bottom right. These lines create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rhythm.

1991

散文年鉴

漓江出版社

1981

散文年鉴

散文年鉴

1991

• 漓江出版社 •

(桂)新登字03号

1991 散文年鉴

本社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2 字数 652,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平 4,160 册
精 1,310 册

ISBN 7-5407-1061-8/I·751

定价: 平 8.80 元
精 14.80 元

《1991散文年鉴》评委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严文井 著名作家

余树森 著名散文理论家

林 非 著名散文理论家

张若愚 《散文选刊》副主编

秦 牧 著名作家

高洪波 《中国作家》副主编

涂怀章 著名散文理论家

贾宝泉 《散文》副主编

聂震宁 漓江出版社副总编辑

《1991散文年鉴》编辑说明

一、本书收选1991年度在大陆省级以上刊物（也酌量收入地市级刊物）发表的优秀散文作品（包括翻译）。

二、本书的评选原则是：原则上不限一人一篇，优秀者皆收；艺术性时代性并重；长篇散文可以节选；兼容不同风格流派，百花齐放。

三、评选程序如下：先由各刊物推荐，然后由漓江出版社约请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评选，最后由责任编辑按各稿件得票多少顺序选出。

四、本书编排顺序如下：刊物名称按笔画顺序排列，同笔画以简繁顺序排列。篇名按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漓江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九月

前 言

聂震宁

历史学是如此千瘦，三位一体的时空里演出的纷繁无比的人事，必定被它千瘦成一章一节一段一句。历史学是如此残忍，历史那丰满鲜活的血肉之躯，必定被它放血剔肉，股肉胸肌丰臀斩成整数示于人前，所剩鸡零狗碎之毛发皮肉则被抛撒于荒野。历史学是如此顽固，对无数微妙灵珑的事实总也视而不见。历史学是如此色弱和鼻塞，奇香异色常常不能引起它的兴趣。于是，通常的看法是，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历史学是灰色的。关于文学的历史学概莫能外。岂止概莫能外，简直是更有甚者。一部中国文学史论著，就能够把群星灿烂的唐代诗歌千瘦甚至剔削成李杜韩柳若干人，而那部《全唐诗》终于让我们感慨所知唐人才子仅二三，历史的埋没是那么无情。我们身历其中的当代文学，许多宏篇巨制的史论已经让我们遭受别朋弃亲的苦痛，遗珠之憾几成失珠之恨。

然而，历史学又是必要的。因为它的任务是阐释意义昭示后人，探索规律指导来者，记叙那些能证明意义和规律的正反事实。即便真诚如太史公，也不可能不分王侯与布衣，记下当时的全部故事。即便发达如现代全息摄影，也不可能鉅细靡遗地记下现时的一切神形。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否则便是强人之所难。前面我们对历史学的疾言痛声，其实只是一个不平者的牢骚，并不是科学者的态度，如果我们还承认历史学仍不失之为人类认识人世之兴替、天地之演变的一种方法的话。

今之散文，已成盛况。盛况的结果之一便是多样化。然而，对于盛况的反映，到了史学家手中，必定简略成几位大家、若干名家，消失掉众多一般性作家，无论他们如何妙手偶得。我们窃望将别朋弃亲的苦痛减弱，把遗珠之憾削减，而给一切好作品的保存以相对平等的机会，给此后的文学史以稍微丰满鲜活的血肉。于是我们想到了编选和出版一部接近于作品选的年鉴。为了减少偏听偏信的失误，首先邀请首发作品的各种报刊推荐，而后约请若干散文创作和研究的专门家评选。作品选之后配以有关理

论资料及全年国内主要报刊散文作品目录索引，便于研究者日后查索。自然，既然不能做到一年散文全编，既然不能让全体散文作者、读者来进行投票表决，遗珠何止一二，偏颇在所难免（即便全体民选又岂敢保证不会偏颇？）。一种方法，无论多么科学，难免同时有多种缺憾。许多种还算科学的方法才能汇合成人类对世界接近于真实全面的认识。我们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狂妄地君临散文世界。我们只是希望，人们能承认这部年鉴还不是太干瘦、太单调，不曾剔除太多的血肉，不曾置太多的微妙灵珑的事实于不顾，还不算色弱和鼻塞，而的确算得上是一年中五颜六色的散文世界一个同样五颜六色的缩影，鲜活的缩影，那么，全体评委和编者将感到异常的愉快，一种长时间的，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枯萎的愉快。

1992年秋天于桂林

目 录

前 言	聂震宁	与你同行	(62)
聂 茂		铁 凝	
九重水稻	(1)	你的微笑使我年轻	(65)
柯 岩		张承志	
散文三题	(5)	离别西海固	(67)
刘河山		朱苏进	
温 柔	(18)	天圆地方	(74)
黄晓萍		张承志	
好山好水	(23)	忆汉家寨	(84)
庄 荣		叶延滨	
有雨的日子	(26)	衣食住行	(87)
萌 娘		王英琦	
想起春节	(28)	无悔人生	(93)
史铁生		张抗抗	
我与地坛	(31)	墙	(96)
牛 汉		(美国) 史沫特莱 江 枫译	
童年诗情二题	(43)	八路军总部 (外一篇)	
包晓泉			(101)
看海的夏天	(46)	郑伯伦	
彭 洋		黑龙潭印象	(104)
擦亮你的名字	(49)	杲向真	
陈 原		蝓蝓, 在树上哪	(106)
某一城市	(52)	金 平	
阿 鸣		难忘父亲那些爱	(112)
月 歌	(55)	芸 芸	
苏 莉		面对高原	(116)
摇曳的午后	(59)	(香港) 余光中	
黄晓萍		借钱的境界	(119)
		(香港) 梁锡华	

- 炎夏记裸 (122)
- (美国)王鼎钧
- 脚 印 (127)
- 李德复
- 四十年思索的一个人
..... (129)
- 马丽华
- 走了一趟瑞 士 (137)
- 庞俭克
- 景山光阴 (143)
- 汪曾祺
- 随遇而安 (146)
- 余秋雨
- 风雨天一阁 (152)
- 柯 灵
- 回看血泪相和流 (161)
- 元 元
- 好大的雨 (167)
- 严文井
- 一直在玩七巧板的女寿星
——记冰心 (171)
- 周佩红
- 漂浮岛 (174)
- 张立勤
- 雪又落在草上 (182)
- 南 汀
- 忆钦文先生 (185)
- 忆明珠
- 散文四题(选二章)
..... (190)
- 秦 牧
- 斯里兰卡明珠 (194)
- 林斤澜
- 神 憩 (200)
- 于济川
- 夸 妻 (204)
- 张爱华
- 空空荡荡的五四操场
..... (208)
- 凸 凹
- 雪狐的绝唱
——垭里风景拾片 (211)
- 刘心武
- 生活赐予的白丁香(选节)
..... (217)
- 林贤治
- 那一棵葵树
..... (228)
- 钟 鸣
- 散文二题 (230)
- 荆 歌
- 壶边谈壶 (238)
- (台湾)艾 雯
- 三千岁月春常在 (240)
- 陈一凡
- 春秋篇 (242)
- 韩春旭
- 培育心灵(二篇) (246)
- 肖克凡
- 人子课程 (251)
- 陈 益
- 学会嫉妒 (255)
- 柯 平
- 拒绝死亡 (258)
- 张爱玲
- 紫漆柜装不下 (263)
- 杨光中
- 满月儿 (265)
- (台湾)张 过
- 昨夜,慈母又入梦 (268)
- 崔西明
- 醉月酒 (270)
- 邓晓文
- “炸毁月亮” (273)

- 贾平凹
佛事 (276)
- 肖建国
北大的招贴栏
——北大忆旧 (279)
- 吕锦华
南方的井 (282)
- 风信子
散文一辑 (284)
- 刘 编
暖冬 (291)
- 公 木
我的童年 (295)
- 韩蔼丽
天涯芳草 (300)
- 汪曾祺
我的家 (303)
- 朱 伟
镜泊湖记 (310)
- 李平易
黑发三四寸 (313)
- 梁凤莲
灯火阑珊处 (317)
- 丁 炜
纽约城录 (320)
- 叶 梦
创造系列(之二) (324)
- 哑 樵
花园中的铅桶(外二篇)
..... (336)
- 多 多
散文三篇 (339)
- 周同宾
星星 (341)
- 李佩芝
体验生命 (345)
- 张 武
第一次见飞机 (348)
- 刘 齐
我们的歌 (352)
- 刘烨园
不止一个四季 (354)
- 绿 原
我的这个名字 (360)
- 柯 灵
希望在人间
马瑞雪《马思聪蒙难
记》序 (367)
- 梁晓声
羞于说真话 (370)
- 王 蒙
作家的书简与友谊 (376)
- 舒 展
杨绛先生素描 (378)
- 严文井
关于萧乾的点滴 (382)
- 韩少功
然后 (387)
- 程宝林
少女就是鸽子 (390)
- 彭 程
有的时候 (392)
- 汪曾祺
多年父子成兄弟 (394)
- 刘鸿伏
父 亲 (397)
- 滕 云
岭色重重雨 (401)
- (泰国)司马攻
石宫的启示 (404)
- 熊述隆
海滨的沙器 (407)
- 佳 宁
天街入河 (408)

杜文和

雨夜竹影 (411)

栾中惠

长夜如歌 (413)

许乐江

贺兰故垒 (416)

黄文山

太姥山 (418)

李元洛

流花湖 留花湖 (420)

高洪波

墨趣与砚韵 (422)

林 非

《读书心态录》的故事
..... (425)

许 淇

世界文苑

——用散文诗写的札记... (430)

石 英

黄河自有风景(之一) ... (434)

筱 敏

不可企及的白星 (437)

梅 洁

心寄旅途 (440)

编辑后记 庞俭克 (446)

附录: 1991年散文评论和研究

及大事记索引 (450)

1991年散文作品目录

索引(部分) (454)

九重水稻

聂 茂

面对水稻，我常常产生面对父亲的感觉，一种泥味的情愫悄悄爬上心头，久久不去。

水稻，当它还是种子的时候，寒冬已经过去。母亲从谷缸里取出一捧又一捧稻子，轻轻抚摸，像抚摸即将出嫁的女儿，嘴里不停地唠叨着。稻子就这么在母亲最初的祈祷中沐浴风、阳光和布谷鸟的鸣叫。父亲卸下破棉袄，把厚脚板伸进刺骨的稻田，犁、耙、亩肥、封埂、整理出一小丘一小丘，铺上薄薄的牛粪，然后将一手汗温的稻子从指缝间慢慢撒下，把早已准备好的碎苔藓均匀均匀盖上。倘若气候恶劣，还要扯起塑料薄膜。一个半月左右，嫩绿的幼苗长出来，可以移栽了。

常常是细雨濛濛的早晨，一声粗犷的喊叫划破寂静的山庄，随即，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各自的屋里冒出来，光手光脚，说说笑笑，夹杂些走调的歌声走向田野。每年的插秧季节非常快活，人人头顶一方天，不愿披蓑戴笠，任淅淅沥沥的雨温温柔柔地下。情窦初开的少女一边弯腰扯秧，一边偷偷传递羞涩。不管多么穷苦的家庭都要在这个时候做些好吃的东西，比如春笋炒蛋、蘑菇汤、鱼干、猪肉和米酒，人人放开肚皮吃，放开手脚干。一蔸又一蔸禾苗被移到适当的位置，快乐地成长。不几天，空荡荡的田野便盖上一层淡绿色地毯。有一回，我发现爷爷躲在屋脊偷偷地流泪，饭也不吃，我很吃惊，问他怎么了。爷爷抓住我的手，抖抖地说，他老了不中用了，看到大家都在干活他太难受。他原以为还能插一回秧，可关节疼得他走都走不动。爷爷汲满苦难的眼睛溢出浊泪，我第一次懂得劳动是一件幸福的事。

往后，许许多多的事等待农民去做，等待父亲和我去做。父亲扛着锄头，整日在田埂上踱来踱去。正是水稻生长的时候，田里的水不能太满，也不能太少。我那时只有七岁，光着脚丫在田里扯草。父亲说，他在我这个年龄已经能做许多事了。我听后十分难受，努力多做一些事。父亲走下稻田，用锋利的脚将禾苗间的泥土掀松，并且检查我的劳动，不时弯下身来扶起被我踩倒的禾苗，或者扯掉一些野草，然后施肥、杀虫、追肥、看水，忙个不休。

一天夜里，很好的月光，父亲许久没有回来，母亲要我去找，结果发现父亲躺在田埂上，吸着旱烟，极惬意的样子。我正要说话，父亲立即摆摆手，示意我躺在他身边，听水稻拔节的声音，十分悦耳。四周有蛙声、虫鸣和微微的

风。我觉得很美丽，就伏在父亲的大脚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忽见母亲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没有谁说话，只有水稻与水稻的交谈声，父亲粗重的喘息声，不知疲倦的蛙声，绵绵的虫声以及大地本身的搏动声。我凝望天空中那轮皎美的月亮，想了一些心事，一些在我那个年龄本不应该有的心事，包括早婚的姐姐和她那双被泪水打湿抓住门槛不放的大手，复又睡去，直到冰凉的一滴露珠般流到我的腮边，我睁开眼睛，母亲已轻轻的揩去了它。

天空下，无心睡眠，我跪在田埂上，跪在父亲母亲的身旁，像他们一样，虔诚地守望水稻。

一垄水稻就是一个家庭，它们和和睦睦，共同分享阳光雨露，共同对抗孤独寂寞，没有一棵甘心落后，也没有一棵独领风骚，它们团结紧紧，手拉着手，肩搭着肩，你携我一下，我扶你一把，真诚相待，兄弟一场。父亲说，别看它们不能说，其实什么都懂，爱谁，恨谁，清清楚楚。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作文。记得我在一篇《水稻颂》的作文中这样写道：水稻，我们是我们的好兄弟。你的核就是人人要吃的大米，你的皮碾碎可以喂猪，可以助火，你的躯杆可以盖房，可以烧水，而灰烬又是上等肥料。农民伯伯砌房用的砖常常在中间掇一把稻草，这样就有骨头，有力量，不会塌方。把你的躯杆斩碎熬出的水可以治许多病……当我把这篇自以为是的作文念给父亲听时，父亲没好气地说：你懂什么？水稻希罕你的夸奖？！父亲扔下我，背着手走了。我在无限伤心中把作文投入火中，握着一棵稻草，一阵颤栗。

水稻抽穗的时刻激动人心。一棵棵腆着肚子水稻像怀胎十月的年轻母亲焦急地等待着。终于，黄澄澄的太阳暖融融地停在空中，风止了。水稻在我们热切注目下慢慢分娩。没有挣扎，没有血迹，没有痛苦的呻吟，一切都在神秘的静谧中。一个又一个满怀母爱的稻子诞生了，它们舒展着蜷曲的发丝，欣然，接受太阳的洗礼。这时，父亲紧抿着唇，拳头握得啪啪响。母亲捂着胸脯，垂着头，呢喃什么。我发现田边一棵刚刚分娩的水稻弱不禁风地摇晃两下，便伸过手去，意欲搀扶，但一双大手猛地抓住我，父亲严厉地说：你想干什么？它不会站起来？！母亲也拉我一下，说：别让你的脏手碰坏了它！我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偃立的水稻，突然想哭。

几天后，水稻抽穗差不多齐了，一束束淡黄的谷舌像一双双高举的手。父亲心满意足，哼起乡村小调，我跟他后面，像忠实的狗，可父亲看都不看，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水稻。我用父亲卖稻子的钱知道什么是绿色素什么是光合作用。父亲虽然一字不识，却比我懂得更深刻。他高高的卷起裤腿，光着膀子，将密匝匝的水稻分成许多小块，并且将水放干，让水稻壮籽……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灾难深重的夏天，一场可咒的嚎风将父亲苦苦经营的梦倾轧在丰收的边沿，泼雨扑天盖地，软弱的村庄被冲得七零八落，房屋倒塌，瓦砾四溅，戳入泥土。爷爷来不及转移，一腔老血全部交出。临死前，爷爷要父亲捧来一把稻子，他机械地抚摸两下，闭上了眼睛。

出殡那天依然下着暴雨，八条庄稼汉抬着棺木艰难地走着，没有红旗，没有锣鼓，没有花圈，没有鞭炮，甚至没有眼泪。我们顶着雨，迎着风，一步一步向前，没有人抬头看看天空。狂鸦疯叫着，撕碎每个人的心。我无法忍不住的呜咽招来父亲残暴的耳光，血从我的嘴角流下，很快被雨水冲洗得无影无踪。父亲用稻草盖在坟上，点起二堆香火，祝爷爷安息。

第五天，风平浪静。村民们顾不上重建房屋，急匆匆来到田边。啊，那是一副多么惨败的景象啊！黄灿灿的稻子不见了，代之是光秃秃的水稻秆，田野四周，一片狼藉，目不忍睹。有人抑不住，哭起来，一如电流，灼痛每个人几近麻木的神经，一行行泪水在疯狂的振荡中决堤而出，汹涌不止。每个人的脸色猪肝一般。我看见父亲慢慢蹲下来，狼命抱着头，一阵抽搐后，伸出粗筋暴露的大手，猛地插进泥土。父亲嚎叫一声，抽回手，指甲片片翻起，血染红了泥土。母亲披头散发地跑过去，被父亲粗野地推倒在地。我扶起母亲，跪在父亲脚边，怔怔地望着，无话可说。

人们三三两两地回去，泥浆从胸脯驳落。竹棚内外，不时传出凄厉的叫声。然而，面对水稻，村民们还得活下去，父亲、母亲和我也要活下去。

开镰了，没有往年的欢呼声，没有此起彼伏的吆喝，甚至没有打稻机仇恨的喘息，只有镰刀发出嘶哑的啜泣。

一年一度的“尝新节”取消了，杀猪、捕鱼、打狗、烧酒跟着取消。大家像坐在岩石上坐了半年，一无所获，但还得挺起腰杆劳动，动不了也要动，要活命就得挣扎着干。此时此刻，我体会到的劳动已变成了刻骨铭心的痛苦。我握着祖祖辈辈握过的光滑的镰把，热泪夺眶而出。

炎炎烈日下，田里的水沸了一般，弯下身去，一股闷热直逼上来，令人头昏脑旋。父亲包着头巾，佝下被太阳晒黑的脊背，努力地割。母亲带病来到田里。我学父亲的样，包着头，努力地割。我蓦地想起第一次割稻，我小心翼翼地地下田，轻悠悠地抓着稻秆，我的手立即被稻叶割裂了。父亲不但不安慰，反而骂道：软骨头！干活就要像副干活的样！你不是公子哥儿，你是农民！应该像牛那样，花大力气，懂吗？后来读书的时候，老师要我朗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念到第三句，喉咙哽咽，再也念不下去了。父亲说，你好歹懂了一些道理……

突然，母亲晕倒在田里。父亲沉着脸，把她背回去，不一会又返回，没事一样继续割。我没问母亲是否好了些，只见父亲大把大把地割着稻秆。一外地人站在田边，看了许久，忍不住问父亲：没有谷粒的稻草割它何用？父亲头都没抬，闷声答道：还有晚稻！

很快，稻草刈倒大片。最后一天，父亲破天荒要我歇歇，我坐在田埂上，看父亲机械地割稻。临近中午，父亲终于直起腰。我用竿叶盛来一包井水，喊他过来坐坐，父亲不理，朝一个角落走去：啊，那里有一棵饱满的稻草，唯一的幸存者，它深深地垂着头，似在向父亲致敬。父亲走到它身边，握着镰刀。

迟迟不忍下手，仿佛割它就是割自己的手指自己的肉，直到一阵风吹来，稻子扑在镰刀上。我看见父亲拿起那棵沉实的稻子，眼睛通红。

随后，父亲赶着牛，又一次犁、耙，将田平整，插上晚稻。那年晚稻很丰收。我在母亲的祝福中考入一所重点中学。从此，我远离父亲，远离水稻。每每看见同学们不经意地将饭乱扔，我就想起父亲。他曾告诫我：一粒饭哪怕是掉在茅厕里，也要拾进嘴里，这就是农民的本色。我是农民的儿子，一身的泥味、汗味、水稻味，珍爱水稻，就是珍爱父亲。

播种、育苗、插秧、拔节、抽穗、壮籽、开镰、扬秕、入仓，这就是水稻的全过程，是血汗写就的劳动史，是农民辛酸的缩影，爷爷和父亲的缩影。

面对水稻，可以想起许多事情，包括陈胜起义、刘邦称帝、朱元璋登基以及后来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著名老乡，他们都是水稻的儿子。每一棵水稻都是一个可触摸的希望，是拜下去就不再起来的肉体，是痉挛不已的魂。它朴素的叶、挺拔的茎、饱满的籽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面对水稻，我不再嘲笑城里的孩子不知道大米从何而来，我已经算个城里人，虽然没有恋爱没有结婚，但我相信并且有能力成为某个孩子的父亲。我要告诉我的孩子：大米不是从麻袋里来的，而是你的爷爷你的父亲日日夜夜在泥田里滚爬才结出不忍抚摸的一粒，你是农民的后代，你的血液透出一股抹洗不掉的泥味、汗味和水稻味。你要热爱它们，就像热爱你的祖先，热爱爷爷和父亲。

现在，我的父亲老了，稻草人一样，随时可能跌入泥土不再起来。每逢假日，我回乡探望，父亲总是要我搀扶他，踉踉跄跄地走到侍弄了一辈子也没有侍弄够的田边，喘着粗气，凝望水稻。偶尔，他递给我一支卷好的旱烟，尽管我不能抽，但我还是大吸一口，辣得喉咙直冒烟。父亲便回过头，苍白地笑了。

夕阳下，我默默地看着父亲，感受水稻的宁静……

1990. 6. 8 复旦大学作家班

原载1991年第2期《人民文学》

散文三题

柯 岩

中国 ↔ 美国

美国人讲究隐私权，最不愿意人家打听他们的私事。

而忌讳之中最最忌讳的是这样三件：年龄、财产、体重。

不像咱们，一见面就跟查户口似的，“您几岁啦？”“几个孩子呀？”“都干什么呢？”“挣多少钱呀？”“哪年结的婚？”“感情好吗？”……一问一答，你来我往，问得越细，显得越近乎，透着亲热。

可我要采访，不问怎么写呢？问吧，又怕不礼貌。

和美国人打交道，就这样，深不是浅不是，常常为这犯难。

没想到霞梅和我见面的第二天，就对我说：“你愿意问我什么，只管问，把我当中国人，别当美国人。”

我心里一热。喔，她懂得我。

可毕竟她是美国人呀。至今说英文比说中文流利。说中文嗑嗑巴巴地，经常辞不达意，惹得别人笑，自己也笑。

所以我还是不敢深问，两人泛泛而谈，远距离包抄，谈得很多而不得要领。她皱着眉打量了我一阵：

“这样吧，你晚上有事，我也有约会。现在上我的车，我带你去我的家看看。路上有40分钟，你尽管问。”

难得她如此美意，我也就不客气了，说：“你先生是美国人？”

“是。”

“你是从台湾来的？”

“是。”

“我听说异国婚姻……因为文化背景不同……”

“你是想问我婚姻生活的甘苦吧？”她竟这样单刀直入地切入正题，我们俩都笑了。

我为什么问这个呢？因为我听的异国婚姻故事太多。一见钟情，两情缱绻，可婚后不久，民族心态的差异，文化的隔阂……或见异思迁，或是很难相处，爱起来轰轰烈烈，闹起来也风雷电火。总起来说，似乎有始有终的少，中